

陰

法

心

集

序

孔門一貫呼參。二南詔鯉。師以授之弟。父以授之子。皆本心法以爲心傳。醫道何獨不然。三衢雷君少逸。醫名噪於一時。余守衢六年。相交最久。相知益深。嘗序其時病論醫家四要諸書行世。溯其淵源。得力於庭訓居多。其尊人逸仙先生。則受學於程芝田先生也。一日少逸出芝田先生醫法心傳一書。問序於余。且言曰。程先生爲新安人。博學能文。有聲庠序。字法

米南宮又善指墨畫。其家世業岐黃。於醫理尤精。嘉道間懸壺金衢。着手奏效。衢人有繪杏林春色圖贈之者。吾先君從遊多年。得其真傳。曾著有醫博四十卷。醫約四卷。咸豐辛酉燬於兵燹。惟方案遺稿僅存。厥後託友求覓父書而不可得。乃得程先生醫法心傳一卷。喜不自勝。先生爲吾父之師。得先生之書。猶得吾父之書。如此而不刊刻以傳心。烏乎安。少逸之言如此。噫。少逸善承父志。能不忘本。可謂不負所傳。

矣。爰取斯編而讀之。善實說理。闡發詳明。知其根柢。
內經。尊崇仲景。復博覽乎唐宋以來諸名大家書。融
會貫通。心悟乎古人之言。能暢達古人言中之意。心
契乎古人之心。能曲繪古人意中之言。辨其是非。判
其偏正。莫不以仲聖爲折衷。殆所謂神明於規矩之
中。變化於規矩之外者歟。此書一出。世之習醫者。家
置一編。心領神會。得所宗主。不爲異說所搖。於以活
人濟世。則不獨先生之心。得以傳。卽少逸與其尊人

親炙私淑之心。亦藉之以傳夫何異儒術之得有傳人哉。

光緒十一年歲在乙酉仲冬之月儘先補用道特授
衢州府知府楚北劉國光賓臣氏撰

醫法心傳

新安程芝田先生遺著

門下晚學生雷豐少逸甫校刊

醫法長沙

仲景先師爲醫中之聖。其著傷寒雜病論。堪爲千載之準繩。是矣。但經叔和編次。久失真傳。自柯韻伯先生著有傷寒論註論翼。附翼書出。發仲景之精微。破諸家之僻見。千載迷途。一朝指破。實爲仲景之功臣。

醫學之金針也。然大匠誨人，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仲景之方法，猶規矩也。有方外之方法，外之法，其中奧旨，可以意會，難以言傳。貴能超於規矩之外，不離規矩之中。方爲神妙。所謂執中有權，始爲時中。中無定體，隨時而在。譬之四時，冬無愆陽，夏無伏陰，春無淒風，秋無苦雨。此其有定者也。仲景卽因其有定者而治之。如病別五臟，治分六經。以寒治熱，以熱治寒，以補治虛，以瀉治實，是也。至春行夏令，夏行秋令，

秋○行○冬○令○冬○行○春○令○此○其○無○定○者○也○仲○景○卽○因○其○無○
定○者○而○治○之○如○五○臟○有○變○遷○六○經○多○轉○屬○寒○因○寒○用○
熱○因○熱○用○塞○因○塞○用○通○因○通○用○是○也○其○先○補○後○攻○先○
攻○後○補○寒○熱○並○用○攻○補○兼○施○此○又○變○中○之○變○也○故○一○
方○可○兼○治○數○病○諸○方○可○移○治○雜○病○神○而○明○之○存○乎○其○
人○余○謂○仲○景○之○六○經○治○法○猶○孔○明○之○八○陣○圖○法○苟○能○
熟○讀○精○思○則○臨○症○之○時○隨○機○應○變○自○堪○出○入○神○化○矣○
憲○章○昭○著○闡○發○精○詳○至○言○仲○景○六○經○治○法○猶○孔○明○

八陣圖法。比喻更爲確切。仲綸弟劉秉經拜識。

仲景書原是活潑潑地觀此篇全論大法已深抉
其奧旨應是從長沙室裏再來。晚生王玉蟾拜讀。

讀書先要根柢說

昔賢云。書宜多讀。謂博覽羣書。可以長識意見也。第
要有根柢。根柢者何。卽靈樞素問。神農本草。難經。金
匱。仲景傷寒論是也。宜先熟讀。如儒家之五經四書。
王道蕩蕩。無偏無黨。必以聖言爲折衷。則心始有定。
見。再閱諸子百家。或正或偏。孰非孰是。方不爲邪說。
所惑。醫書汗牛充棟。不可勝舉。卽以四大家而論。如
張子和。主治吐。然讀子和書。而不讀河間書。則治火。

不○明○讀○河○間○書○而○不○讀○東○垣○書○則○內○傷○不○明○讀○東○垣○
書○而○不○讀○丹○溪○書○則○陰○虛○不○明○不○獨○此○也○讀○四○子○書○
而○不○讀○立○齋○書○則○不○明○真○陰○真○陽○之○理○不○讀○鼓○峯○書○
則○不○知○攻○伐○太○過○之○陰○虛○陽○虛○不○讀○又○可○書○則○不○識○
溫○疫○傷○寒○之○異○治○不○讀○嘉○言○書○則○不○識○秋○傷○於○濕○之○
誤○小○兒○驚○風○之○非○然○要○知○諸○子○各○有○所○偏○總○不○若○仲○
景○之○可○溫○則○溫○可○涼○則○涼○可○補○則○補○可○瀉○則○瀉○爲○時○
中○也○至○於○讀○叔○和○傷○寒○編○次○而○不○讀○韻○伯○傷○寒○論○註○

論翼又不曉傳經直中之訛轉陰轉陽之妙至言仲
景傷寒方論本可統治雜病能獨開生面實爲仲景
之功臣千載之準繩也故曰讀書先要根柢再閱諸
子百家由博返約不致歧途流爲偏僻雖不堪升堂
入室亦不致爲門外漢耳

諸子百家皆有所偏惟仲景爲時中堪爲千載準
繩實古今不易之論名言至論小可喻大豈獨醫
學爲然哉

仲綸識

讀書不得法。便入牛鬼蛇神之域。此篇從內經諸
子揭其要旨。而明白說來。先生始循循然善誘人
乎。玉蟾讀

張劉李朱四子論

仲景以後推四大家者張劉李朱是也。人謂四子之書可補仲景之未備。余謂四子祇得仲景之一隅。如張子和主治吐卽仲景梔豉湯瓜蒂散之意也。劉河間主治火卽仲景白虎湯瀉心湯之意也。子東垣重脾胃非卽仲景之建中理中湯之義乎。朱丹溪專滋陰非卽仲景之豬苓復脈湯之義乎。四子各守一偏。豈若仲景之時中其攻補溫涼無可無不可哉。至云

仲景傷寒論。獨爲傷寒而作。非治雜症。試觀其中表裏寒熱虛實陰陽諸法。全備雜症。俱可仿之。爲則雖代有名賢。雜症諸書。不過引而伸之。觸而長之。誰能出其範圍。後學果能熟讀揣摩。則治雜症。思過半矣。推而廣之。并可統治男婦小兒一切雜症。所謂遵仲景之法。不必執仲景之方。是在乎神而明之耳。醫中之聖。生民以來。未有如仲景者也。後來諸賢。孰不當在弟子之列。

四子只得仲景之一隅。惟仲景獨得其全體。如孔
子之時中。無可無不可。此喻確當。至引方據論。更
爲明顯。玉蟾讀

